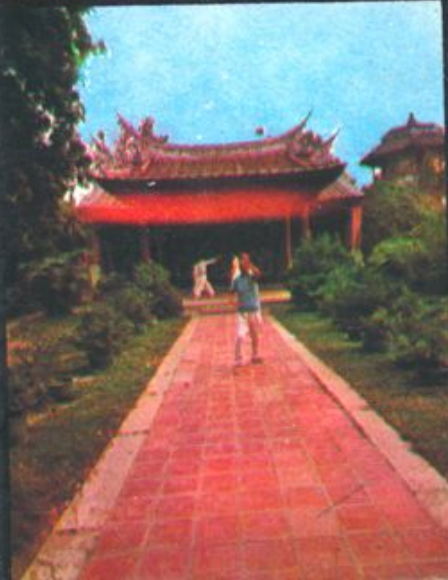




刊集象萬



誌物人象萬



書叢報合聯

萬象集刊

萬象人物誌

目錄

楊家駱辛勤五十年.....	汪慧蓮	一
方東美與佛學.....	周宣德	四
梁實秋的幽默.....	程 夫	七
盆花・布畫・傅夫人.....	王淑芬	八
孫同助的「求學史」.....	王淑芬	三
郝思漢春風化雨.....	陳揚琳	四
熱愛臺灣的彭蒙惠.....	琍 明	七
光大中華文化的賀爾博士.....	陳長華	二〇
王溢嘉不當醫生編雜誌.....	劉復興	二四

張靜補魚網・寫文章	李公威	三
杏林子・生命如奔湧的泉水	白芷	三
王博仁和他的「生長點」技術	孝佛	四
洋茹・菌種・胡開仁	黃玉峯	七
黃季陸餐後演講	琍明	九
王貞治・棒驚天下	孫鍵政	四
在東京看王貞治打棒球	吳東權	四
金雞獨立王貞治	素素	四
射箭場上兩英雄	李文雄	五
四十二年前的一支女籃隊	呂美娟	五
邱永漢盡量找事做	陳長華	六
高利貸下的犧牲者龔漢生	胡英牧	六
把國旗插在南極的第一人	呂一銘	六
阿川與遊艇	馮金桁	七
馴獅伏虎陳德和	習賢德	七

車伕阿輝仔·····	陳長華	三
捉青蛙的「相仔」看到了飛碟·····	林富吉	六
獨腳鐵手的少年城長·····	徐永欣	九
鐵手課長毅力強·····	吳碧娟	二
成功嶺的男子漢·····	趙秋實	三
活躍在淡水河上的河防英雄·····	馮金桁	六
龔稼農的「圓山之晨」·····	司徒海	九
白茜如的聲音·····	王淑芬	三
王奶奶愛心撫育孤兒·····	耿發奎	六
我們全家人的好朋友·····	林幸魄	九
「老手」削出蓮草紙·····	曾伯加	二〇
周金玉人稱拐杖仙·····	梅瓊安	二〇
澎湖來的阿玫·····	邱傑	三
從未穿過鞋子的徐玉珠·····	田德財	二五
卡特白宮的一天·····		二七

卡特·多重性格·····	雲楓	二五
布卡薩稱孤道寡·····	陳斯劫	一三〇
艾森豪夫妻情深·····	應小端	一三三
賈桂琳自絢爛歸向平凡·····	應小端	一四二
派翠西亞的小天地·····	淑芬	一四四
瑪麗亞·卡拉斯歌聲令人難忘·····	張建一	一四九
英國的女神射手·····	蘇英芬	一五二
從商之後的鄺友良·····	李子繼	一五五
多少人大發「水門」財·····	應小端	一五七
美國濶佬的賺錢術·····	王淑芬	一六二
身爲百萬富翁的消防隊長·····	張建一	一六五
一個戰勝傷病的人·····	張天開	一六九
一個天才娃娃·····	映紅	一七三
莫迪被擄上了飛碟·····	沛霖	一七五

楊家駱辛勤五十年

汪慧蓮

當英國「牛津大辭典」於民國十七年出版時，楊家駱教授的一位父執對他說，我們應該把中國五千年歷史中的典章文物，作成一部中國的牛津大辭典。經過五十年的辛勞耕耘，楊家駱終於完成了他青年時代的心願。

這部媲美牛津大辭典的巨著，就是「中華大辭典」，預訂出書四十冊，目前正在付印中。楊家駱教授說，它是將中國典章文物中的一切知識，以時代的眼光去敘述，使二十世紀的人更容易瞭解過去中國豐富的文化遺產。

總統 蔣公生前對編印中華大辭典之事非常重視，曾好幾次接見楊家駱，垂詢辭典編纂的情形。民國四十八年，中華大辭典首冊編印完畢，楊家駱獻給 蔣公爲壽禮。十六年來，楊教授爲了辭典的續編工作，幾乎到廢寢忘食的地步。總統 蔣公逝世二週年那天，楊家駱特別率領學

生，到慈湖謁陵，在蔣公的靈前，他心中默唸：「我總算沒有辜負老人家的期望」。

楊家駱家學淵源，他的祖父曾在南京莫愁湖畔蓋了一棟「史纂閣」，收集了三十萬冊的書籍，這三十萬冊書成爲楊家駱以後編纂辭典的主要依據。

民國二十年，楊家駱十九歲，就在母親私房錢的資助下，出了一部「四庫大辭典」，極受重視，奠定了他編百科叢書的信心。蘆溝橋的戰火一起，楊家駱帶着書稿到了四川，住在北溫泉。有一天，蔣委員長在三民主義青年團訓話完畢，經過楊家駱的家，看到滿屋子都是書，非常高興，等聽到楊家駱要編中華大辭典時，更是頻頻嘉許，自此以後，蔣公對此事特別關懷，並不斷督促付印。

大陸變色後，楊家駱並未放棄出書的願望，他在臺灣世界書局，以自己一份微薄的財力，印了二千八百多部古籍，成爲當時文化界一件盛事。印書是楊家駱的事業，但是出版中華大辭典卻是他時常縈繞在腦海裏的願望。限於人力和財力，這個願望實在不容易實現，楊教授說：中華大辭典編輯的工作是件大工程，大事情。

楊家駱把編中華大辭典當成他內心的宗教，他說：「我是以殉道的精神在做這件工作。」五十多年來，他每天看書、寫書、校對、收集資料、考證史實，沒有一天空閒過，頭髮已全白的楊家駱笑着說：「有人喜歡利用閒暇打打麻將，這種贏祇是小贏，而做一番真正的事業纔算是大

贏，也更有趣味。」

也許就是這種「大贏」的心理，楊家駱教授纔肯花半個世紀的時間和心力，完成這部可以與世界上任何百科全書媲美的「中華大辭典」。

66
: 4
: 20

方東美與佛學

周宣德

方東美教授一生研究哲學，在哲學中，最推崇的是佛學的華嚴境界。在他臨終之前，又虔誠的皈依佛門。這一段因緣，很少人知道。現在我把它寫出來，以表達我對這一代學人的懷念。

我與方教授論交已有二十多年，完全是性情相近，志趣相投，見了面祇談佛學，雖然有時候也談到學術發展，人生哲學，而最後總歸結到發揚中國固有文化。尤其強調要使中國的大乘佛教弘傳到世界各國，使全人類都能受到佛法的裨益，這一點我們兩個人的意見都是完全相同的。

方教授對於佛學的造詣，是花了平生的工夫用生命去實證的。青年時在南京親近過歐陽竟無大師，大師是清末民初居士中最負盛譽的唯識學者，方教授對歐陽大師及楊仁山先生的幾位門人的解行修證都表示讚佩，但對竟無先生考證大乘起信論之真偽問題，卻說：大乘起信論即或為後人所偽造，而內容完全符合佛旨，歷代相傳，學者仍然應該奉為主臬，因佛法中的所謂「依義不

依語」的原則，無論大乘起信論是否爲馬鳴菩薩所著，它使學者讀了之後祇有好處而無壞處。方教授這種看法實在是眞知灼見，給後世執著「文字相」的學者一記當頭棒喝。

方先生不慕虛榮名位，生活淡泊簡樸，每日讀書之外，經常不愛接見賓客。四十七年秋季，有一天下午我到他家，知道他的習慣如此，但我仍嘗試着把名片交給他的女管家，她說：「方先生不在家」，我卻堅持要她遞進去，豈料方教授穿着睡衣趕忙跑出來親自開門，歡迎我一同走進他的客廳裏暢懷而談，討論到佛學上的許多問題，彼此互相發揮，三小時過去，欲罷不能，女管家把飯菜放在桌上，方夫人也出來站在旁邊，似有留客便餐之意，我以持齋之故，始依依告辭而別。

方教授有一次應邀到美國講學，臨走之前約一個月，我曾去拜訪他，看到他正在親自檢書裝進幾個大小箱，一看竟然都是大藏經。我問他爲甚麼要帶這麼多大藏經出國，他說到美國講課主要的是闡發東方哲學，自然離不了佛家三藏，而大乘佛學就是哲學中的最高理論。至於一般哲學思想，講得雖妙，也不過接觸佛學思想的邊緣，還未達到思想的核心，所以他去美國擔任客座教授，必須隨時要參考大藏經，故不得不先交海運寄去。

方教授對於佛學解行並重，平日亦愛靜坐，可謂「定慧等持」。六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雖身患不治之症，痛苦異常；然而內心仍然寧靜，自覺進入佛門須有必要手續，便由林蘇民醫師與其

門人劉孚坤副教授，護送至土城承天寺參拜不食人間烟火的廣欽老和尚，虔誠接受皈依儀式，被命名爲「傳聖」法號，從此成爲一個正式佛教徒。一般人都祇知他中西學問至爲淵博，而不知他最後仍然歸結到佛家信仰，口唸佛號，發願往生，解行相應。這正是中國哲人知行合一的典型。

梁實秋的幽默

程 夫

筆者在師範學院就讀時，每逢星期一上午，舉行週會，當時的劉真院長常邀請社會上名流來校演講，如沈昌煥、于斌、鄭彥棻諸先生，皆予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次來演講的因故未能準時到達，師生久等頗不耐煩，劉院長於是請在座的梁實秋教授，上臺給同學們說幾句話。

梁先生上了講臺，慢吞吞地，一副欲笑不笑的表情，已引得大家開心。梁先生說：演京戲在正戲上演之前，常會找一個二、三流的角色，出來跳跳加官，讓後臺的大臺柱們有充分的時間準備，現在我就是臨時奉命，來跳跳加官的！此話一出立刻笑聲滿堂，這是我親眼看到的，劉師被梁師幽了一默。

66 · 5 · 2

盆花·布畫·傅夫人

王淑芬

纔踏進客廳，就被高雅的佈置吸引住了。古典鋼琴曲柔美的旋律，從電唱機裏，揚散到客廳的每一個角落。大黃狗，熱忱的搖着尾巴，跟着客人團團轉；書、畫、盆花，充塞一屋。站在這裏，讓人覺得好恬適，好心怡，彷彿是置身在令人思古的書房中。

飯桌旁的牆上，掛了一幅大約一尺寬的油畫，那是傅斯年先生的遺像。

這個月二十六日，是這位臺大已故校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已故所長的八十一歲冥誕，他去世已有二十七年了，也許時間早已沖淡人們對他的記憶，但是在這個家裏，在曾與他共度十六年美滿婚姻生活的俞大綵女士心中，他是永遠不會被忘記的。

「其實傅先生最不注意過生日的，他生前，我們家人從來不敢慶祝生日！」俞大綵說：「祇有仁軌小的時候，我們在重慶，傅先生不在家，我給他做過幾次生日，也不過是請他的一些小朋

友們來玩玩罷了！」

仁軌是他們唯一的兒子，因戰亂的關係，從小在美國受教育，二十二歲時畢業於哈佛大學，現在紐約專事寫作，十年前曾回國來探望過母親。

傅先生生活的簡樸與隨便，是大家都知道的，即使在現在這個他看不見的家，也還存留着他那平實耿介的作風，除了牆上掛着一些故宮藏畫的複印品，齊白石的小品作外，沙發仍是十多前的，家具也都是老舊的，連櫃子上的相片也都是泛黃的，祇有書架上的書，有很多還新新的。

這裏的主人，祇愛看書。

「我們是不會，也不能過豪華的生活，」傅夫人捧着茶杯的雙手，微微顫抖着，喝了口茶又接着說：「他在的時候，家裏就靠我們兩人的薪水過日子，而且他也是從來不管家裏生活的，他的生命好像爲國家，爲教育而生的。」

傅夫人憶起他們共度過的一段艱苦日子，提起有一次爲了請客，家中除了半缸米外，已無菜可供宴客，傅夫人祇好暗地裏去向友人借錢，這是她唯一向人借錢的一次，說起這些，傅夫人的臉上掠過一抹無奈的神情。

對於這樣的生活，俞大綵從來沒抱怨過，也沒後悔過當初的選擇，她說：「我從來不覺得日子苦，祇遺憾我們在一起的時間太短了！」

他們在一起過的日子是快樂的，因為他們彼此敬重，傅先生常鼓勵她唸書，即使那時候爲傅先生的病一起去美就醫時，傅先生仍堅持要傅夫人到耶魯大學去進修。而傅夫人，也永遠尊重傅先生的意見，家事以外的事，她幾乎都不去問他。

「我一直敬仰他，他辦事情總是那麼認真，他一直是忠厚而又體諒人，他人格偉大，跟他在一起的時候，我永遠被他那種對人的溫暖情懷感動。」

坐在藤椅上的俞大綵，滿頭銀絲，短短的披落在額前，鮮艷的水藍色長褲，配上一件花襯衫，顯得十分安祥，她緩緩的追思二十七年前的歲月，神態是寧靜，是滿足。

說起他們的結合，俞大綵說：「那是因爲我哥哥俞大維是傅斯年在德國留學時的同學，經他介紹，我們就在『半新半舊』的情況下結婚了。」

「你們一定很談得來囉，有很多共同的興趣？」

「那倒不盡然，除了看書，我們幾乎沒有一點相同的。比方他愛下棋，吃北方小吃，這些我都不懂也都不欣賞，但我的興趣卻大部份跟他不同。」

俞大綵愛運動，在學校時還是網球、籃球校隊，壘球隊長，她愛古典音樂、愛種花、愛養小動物，尤其愛養傅斯年最不喜歡「狗」，而現在，那隻大黃狗，就是她最忠實的友伴。

在公寓房子的L形小院子裏，她自己釘了好多竹架子，還塗上紅漆，上面整整齊齊的擺了好

多盆花、小樹、藤蘿爬滿竹架。鳥籠裏懸掛着一對黃色的金絲雀，她帶着我一面參觀一面嘖嘆着：「可惜陽光太少，花都開不好！」

她還愛做手工藝，家裏的椅墊，甚至一幅很別緻的「布畫」，都是她一針一線縫起來的，她是挺有美感的，她說：「最後悔當初唸了社會學，怎不唸室內設計，好發揮、發揮。」說着就爽朗的笑了起來。

自從傅先生去世後，她很少跟人來往，生活裏祇有親人、老友，還有一些學生。她現在是臺大外文系的教授，教英文寫作，在家也單獨收了幾個學生，她說：「不瞞你說，收幾個學生，貼補家用總是好的。」

因為她覺得臺灣太缺乏給老年人消遣的場合，因此偶而的，大約一個月纔一次吧，和幾個老友，打幾圈「最小的所謂衛生麻將」，在牌桌上也是話談得多，手動得少，六十多歲的人了，總該有些消遣的。

傅先生走了這麼多年，兒子又在遙遠的異國打天下，傅夫人的生活，應該是有點寂寞的，但她替自己安排了好多的事去忙，去打發一些寂寥，為自己的院子擺置了那麼多花、草。走出這個家時，心中卻惦記着，要是陽光能照進那院子裏多好！三月天的花兒會開得更好、更美。

66 · 3 · 24